

民：音乐之本

唐朴林民族音乐文集(上)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天津音乐学院学术丛书

民：音乐之本

唐朴林民族音乐文集(上)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 音乐之本: 唐朴林民族音乐文集 / 唐朴林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12
(天津音乐学院学术丛书)
ISBN 7-80692-248-2

I. 民... II. 唐... III. 民族音乐—文集
IV. J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976 号

丛 书 名	天津音乐学院学术丛书
出 品 人	洛 秦
书 名	民: 音乐之本——唐朴林民族音乐文集
著 者	唐朴林

责任编辑	王 赛
特约编辑	朱 霞
封面设计	QG 工作室
责任校对	蒋祖清
电脑制作	刘晓敏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邮 编	200031
电 话	021-64315769 64319166
传 真	021-647104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字 数	530 千
印 数	1-2100
印 张	22.75
书 号	ISBN 7-80692-248-2/J. 241
定 价	50.00 元(上、下册)

民

音泉之本

溥心畬



目 录

01	目 录
1	序
5	音乐论述
7	半夜吹箫月下来 ——介绍箫和排箫
11	潮乐音阶探析
27	也谈《八板》和黄金分割
35	文贵于真
38	《敦煌琵琶曲谱》刍议
53	“南音”与《敦煌琵琶曲谱》
64	音乐与民族同在
66	关于民乐的杂谈

- 75 古谱学的后期工程
- 89 潮乐
——活五与《木卡姆》
- 100 中国的打击乐器和节拍
- 107 “琴”辩
- 113 “民乐”组合以乐器少与多色彩为佳
- 119 神秘的六十四
——《周易》“阴阳”说与节拍
- 125 黄钟大调 马工枚速
——中西音乐刍议
- 142 关于“二四”谱及其它
- 151 即兴
——传统音乐的精髓
- 157 大音希声
——音乐的最高境界
- 165 民族音乐的魅力

168	中国传统器乐曲的音乐语言(摘录)
172	《喀什民歌》的曲调与节拍
190	骨血的传承
192	乐海拾贝 ——中国民歌中独特的终结音
201	中国古代音阶与曲调
212	俄国人·日本箏和歌谣
220	倡“小乐队”
229	唢呐源流辩
234	华乐魂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要旨
250	“中华乐派”赞
255	品味与对话
261	继承传统与扬长避短
274	续说“传统给予了我们什么……”

- | | |
|-----|------------------------|
| 280 | 钩沉失落万年的匀律
——兼说华乐的承传 |
| 302 | 中国传统器乐曲的曲式结构 |
| 340 | 我的民族器乐创作之路 |

序

本人生于甲戌年,河北省唐山人氏。自幼喜爱音乐,“误入歧途”。一生平凡,履历特简:1947年(13岁)始进入艺坛,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就读五载,1963年毕业于该院本科民族作曲专业,即由国家分配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如此而已。

予乃一介草民,虽遇风雨且未伤筋骨,可属一生“平安无事”——万幸! 万幸!! 草民身卑但不忘“人”之本:顺昌时不自诩为“神”,忘乎所以,盛气凌人,似有“不可一世”之疾;逆境时不自贬为“鬼”,唯唯诺诺,任人宰割,而为“一蹶不振”之憾,即《庄子》所言:“不以物挫志之谓完”,或人们常说的“荣辱不惊”也。虽不敢说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人”,自思也非旷世济世的栋梁之才,但也不愿做人云亦云的趋炎附势之徒,更不允欺我“人”之本。人就是人,丢掉一撇、一捺,就不成其为人了。“万物之灵”胜于他矣。

甲戌年出“戌”人,“戌”乃犬也。吾之秉性源自“戌”。不仅“满口犬牙”,且“舌生倒刺”,形象欠佳,不善逢迎。但犬儿嗅觉灵敏,香臭善辨;眼睛明亮,善恶不混。其优莫过一个“忠”字,从不因家

贫而逃遁。守死善道,不求旁鹜。犬虽忠,却任人宰杀而烹食。机敏者躲过劫难而落魄。虽“落魄”并未失魂。尽人事,听天命!

不敢自诩为“离朱”,更不敢妄称“超前”。殚精竭虑,力求觉悟一二:中国音乐走向何方,曾撰一文谓《路,向哪里走》,此文几经周折终未发表。但其时中国音协副主席给我来信中说:“在 86 年那样的局势下,你鲜明、尖锐、深刻地提出了音乐工作中的这个倾向性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民族乐团(队)之乐器组合,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见仁见智,各有所取。为探讨其源流,蒐集了从古至今各种组合形式 1084 种(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乐器组合录》),结论是:中国乐器的组合以乐器少和多色彩为佳。为验证各种小型组合的音响,于 1989 年即完成了《“精粹”音乐会》全套 20 首乐曲(其后尚有《“诗情”音乐会》等)。这种以中华“房中乐”为楷模的组合形式,继承了传统,发扬了传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996 年出现了第一个中华“房中乐”式的小型乐团——华夏室内乐团,一炮打响而饮誉海内外。其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不少各种小型组合形式的乐团。1997 年有的理论家则对这种现象撰文评说,称“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界的一种潮流和现实”。并指出“哪一个民族乐队先过了民族室内乐这一关,哪一个乐队便先拿到了通向 21 世纪民族音乐大舞台的门票”;贾湖遗址出土了 9000 年前的骨质乐管,刘正国先生全面而深入地考证,认为其系我国先秦早已流传的龠是也。不少音乐家、作曲家先于我看到、听到刘正国根据出土骨龠而创制的“九孔竹龠”,但均交臂失之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我却认为此出土之器较之曾侯乙编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一方面撰文大力宣扬此器,一方面则一气呵成地为“九孔竹龠”谱写了一整套音乐会曲目,成为有史以来为古龠创作乐曲的第一人,且惟一的作曲者。并相信不久的将来,古龠必将重振风采而流行全国,风靡世界;古琴和古琴曲集中体现了中华人的哲学理念、美学原则和人文思想。但多年

来古琴和古琴音乐大多在文人雅士中流传，普通听众则有不可向迩之憾。古琴音乐至今仍以传统曲目为是，使其“发展”成了一个问题，且较少有专业作曲家敢于涉足古琴曲的创作，我则以《古琴新韵》为题写作了近三十首新古琴曲，并相信这是使古琴和古琴音乐发扬光大，薪火永继的必由之路；音乐艺术由“演奏”而渐为“表演”，适应了今人对音乐艺术的需求，或许是其发展的一个方面，（舞伴歌、舞伴乐或亦乐（歌）亦舞等已屡见不鲜）。我则在十多年前曾撰写一文《音乐的“可视”性》（投稿未发）即从《长征组歌》着红军服装加表演等现象，阐述这种形式将成为音乐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尊重传统音乐表演的方式之一——即兴性，充分发挥演奏家的主观能动性，展示每位演奏家不同的技艺，提倡演奏家为了“韵”的需要，演奏上可自由发挥。此举至今未见其他专业作曲家允许演奏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即兴”。至于一些乐器和某些作曲技法的运用也未落入他人之后而有模仿、照搬之嫌。1982年把埙引入到乐队作品中；传统的“支声性复调”也同时用在器乐曲创作中；把京剧等戏曲唱腔的程式运用到民族器乐创作中；古琴颇具特色的“绰”、“注”技法运用到乐队作品中的低声部（大提琴、低音提琴）等等，均可谓领先他人一步。音乐家选择了这一职业，除了对她的忠诚、奉献，别无他法。穷且益坚，贫而弥笃。上了路就一直走下去，岂能半途而废，更不要彻悟了的灵魂，让她被玷污。

生于斯长于斯，纯系土著华人，故对华夏文化孜孜以求且必敬必恭，尤对中华音乐有所偏爱，几乎达到如敬神灵之虔诚，如迷如痴，心心念念，“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且不为某些思潮所动。义无反顾，计不旋踵，无怨无悔，不改初衷，锲而不舍地刻意追求。抗情性，拒诱惑，身体力行。宁愿做列祖列宗的“孝子贤孙”，却不愿为他人之奴。承袭老祖宗的一脉骨血，并为其繁衍而不甘雌伏。

创作上崇尚《老庄》哲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大俗方能大雅。悟道雅俗相倾，作品追求“天乐”，制乐刻意“返真”，是以“朴素而天

下莫能与之争美”为宗旨,不忘“音乐之本在于民”。尊重吾华夏族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朴实民风。牢记“唯乐不可以为伪”的真谛,为大众奉献那些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和民族风格浓郁的音乐作品。把“美”奉献给民众,以“和”之道于作品。不为一束绚丽的“礼花”而欢呼雀跃,却愿做一棵平凡的“死不了”(小花)而进入平常百姓家。

13岁入艺苑,其时不过小学毕业而已,字不识,句不通,词汇贫乏,语法不精,执笔著文其心盛而力不从。岂料握了一个“学”字,抱了一本《辞典》,虚心求教他人,心念华夏音乐,咀嚼历史乳汁,领悟人生禅机,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起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笨鸟常飞”、“拙笔不辍”,倒也写了几篇短文。但其文不过是续学前人,集腋成裘,浮白载笔,且述而不作,令人汗颜。今汇集成册,非为其他,一则求教于各方时贤,更为华夏音乐之昌盛甘做“铺路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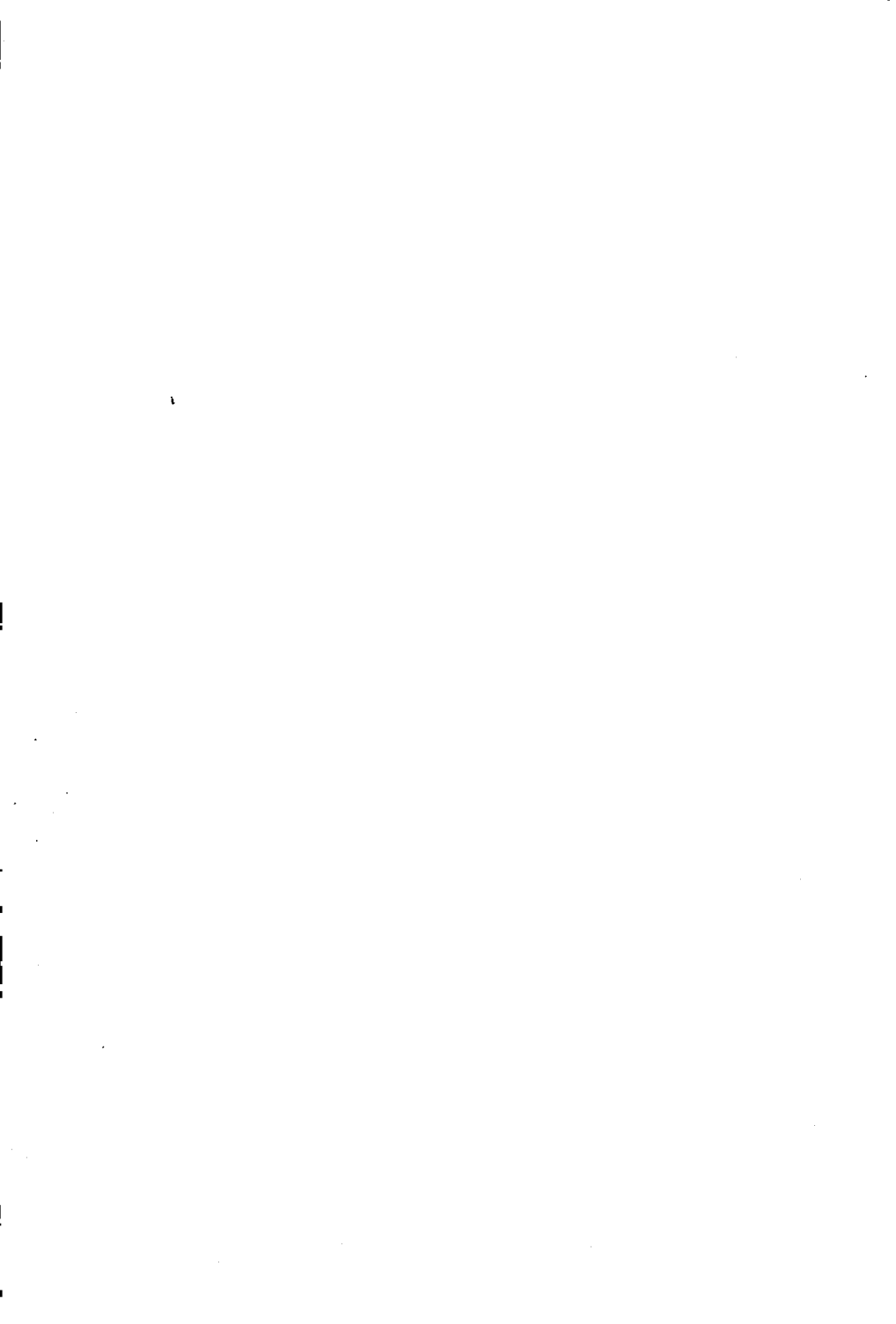
正是:

膏烛以明,自铄。

甘也!

唐朴林 谨识

音乐论述



半夜吹箫月下来

——介绍箫和排箫

元·萨都刺《游会仙宫》

霏霏凉露湿瑶台，
半夜吹箫月下来。
山外春风将雨过，
满庭撩乱碧桃开。

你知道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战——垓下大战，楚军是如何瓦解的吗？楚霸王项羽并没有被汉刘邦的兵多将广所吓倒，也没有因楚军的“兵少食尽”所不前，最后则是汉刘邦巧施月夜弄箫计，让张良用箫吹奏楚地歌谣，四面应和（即我们常说的“四面楚歌”），引起楚军思想混乱、厌战思乡、士气瓦解而一蹶不振。正是“箫鼓哀吟感鬼神”呀！区区玉箫居然有这么大的魔力，难怪后人有了“神箫”之说了。

在我国历史上，“箫”的出现是很久远的事了，不过在唐末以前的文献中所指的“箫”，并非今日之箫，而是指排箫。排箫在我国历

史上也还有各种名称。大约在唐末以后,为了区别于另一种竖吹开音孔的乐器,才称为排箫。这种在我国战国时期曾称为“籁”的乐器,可能早已外传到其他国家。在中亚和阿拉伯中称管乐器为“奈伊”,波斯语称笛子为“奈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称排箫为“奈伊”(noy)等,很可能是我国古汉语“籁”的音译。

排箫因其音管排列似凤翼,所以又有“凤箫”之称。历史上关于凤箫的美谈,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常说的“龙凤呈祥”或者“乘龙快婿”的故事,那是说秦穆公之女弄玉善吹笙。在一个明媚的夜晚,当她又一次吹起那悦耳的笙时,忽有一种更加美妙的声音与她的笙相和谐而鸣,弄玉女赞叹不已。是夜,弄玉女入梦乡,一位英俊少年吹着箫,骑着凤翩翩而来,弄玉女不禁对少年产生了爱慕之情。次日,弄玉女把梦境禀告父王,穆公派人在华山找到了吹箫人——萧史,并召见于宫廷,萧史受命奏起凤箫,箫声起处香风习习,时而天开云锦,霞光万道;时而金凤飞舞,百鸟齐鸣,穆公欣喜,即把弄玉女许他为妻,婚后夫妻恩爱,情投意合,箫唱笙随,水乳交融。不料老龙传旨,言称他们夫妻原是天上仙人,现在下凡期满应返天庭,顿时彩霞灿烂,仙乐冷冷,萧史乘龙,弄玉骑凤,双双飞向天庭。正是:

陈·江总《萧史曲》

弄玉秦家女,
萧史仙处童。
来时兔月照,
去后凤楼空。
密笑开还敛,
浮声音更通。
相期粉红色,
飞向紫烟中。

排箫是一管一音,并由多管组编而成。而今天的洞箫是一管多音,即在一支箫管上开有多个音孔。如果洞箫与排箫有渊源关系的话,那么,这在乐器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飞跃。但洞箫又与我国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种“骨哨”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圆形,竖吹而有音孔。而“骨哨”的发现地,根据放射性碳 14 同位素的测定,属于我国迄今已知年代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距今已有七千多年了。它们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尚待考古学家和音乐学家们进一步考证了。

箫(洞箫),一般史料认为它源自汉代,但在史料记载以前我国很可能早已有了箫。箫在汉魏六朝时称为“箛”(即笛),是从我国西北羌族地区传到中原地区的,初时大约只有三孔,后来音孔逐渐增多,到了晋代已发展为六孔箫,和今天箫的形制差不多了。在唐代还有一种和洞箫相似的竖吹管乐器称为“尺八”(鲁班尺,一尺八寸),并东传到日本国。有人说“尺八”在中国已失传,其实不然,这种乐器在我国福建省民间一直流传至今。唐宋以后古之箛(笛)才逐渐定名为箫或洞箫。

排箫和洞箫在历史上名称虽有混淆,但在形制上截然不同,音色也有差异。排箫一般是音色明净而华丽,善于演奏轻快活泼的乐曲,并可模拟鸟鸣。所以当萧史奏起排箫时,才引得百鸟齐鸣,翩翩起舞。而洞箫不仅音色圆润恬静、柔和而细腻,同时又有凄苦哀怨的性格。苏东坡曾叹呼其声曰:“……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难怪汉人张良选了这么一件动人心扉的乐器,吹奏楚地歌谣,用以牵动楚军思乡之情,厌战弃戈,达到涣散楚军的目的。

我国的箫不仅历史悠久,音色甜美,同时工艺精巧,古朴雅致,深得国内外人们的赞赏。我国贵州省玉屏县制作的箫,音色纯正、工艺精美,在明、清两代作为贡品朝奉宫廷。在 1913 年于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手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银质奖章。1930 年又在巴